

• 本 読 學 文 •



上 海
中 央

書 店
經 售

襟 霞 閣 精 校 足 本

袁小脩文集

國學基本文本庫
袁小修詩文集
袁安公中道著

册 下

1986

售經總店書央中海上

中郎爲伯

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再版

修之弟小文

袁小修詩文集

普及本上下兩冊定價七元

精裝本一冊加費洋一角

袁中郎全集

著者 公安袁小修
校訂者 虞山平襟亞
印行者 襟霞閣主
發行者 中央書店
排四冊裝
一錦匣定
價洋四元

全國各大書坊均有分售

珂雪齋近集

卷三

文鈔

八安袁中道 小脩甫著

心律

予參求既久。于性體猶有所契。但吾輩初心。頗明此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
能淨盡。且理須頓悟。事以漸除。無論經有明文。即大慧杲所以教李懷老者。實
是第一方便。不可謂一了百了。反出入塵勞。諸取燦然。同凡夫無明去也。雖此
身現在儒門。不可濫彼僧儀。然取其所謂十善。酌而持之。反之即爲十不善道。
是爲破戒。考之法苑珠林云。十善最是要戒。不知何以今不復持。即如沙彌戒
中。花鬘瓊絡。香油塗身等。俱與此土不應。尤與吾輩不相應也。今惟准十善量
力。漸持殺生一事。最爲慘毒。因果往還。斷乎不爽。但爲現居塵勞。不能頓捨。以
文漸斷則可耳。如謂悟道之人。恣食物命。不至廢業。此乃彼句之說。非佛語也。
楞伽係達摩印心之書。諱諱言及戒肉。豈謂悟上乘者。無借此粗戒爲乎。今既

不能盡斷肉味。則殺生首宜戒之。凡朝夕饗殯之類。賓客往來之需。不得以取備居門耳。若干己庖廚。恣殺物命。以供口腹。此爲極惡。千生不解之冤。不可犯也。惟赴人召饌。不能禁他人之不殺。又已死不可復生。則隨衆貪啖。然亦少貪。草腥。多食蔬菜。漸習澹泊。以爲將來都斷之機。居家。每日或一食肉。他如難致。難死之物。爲餚。牛犬及雀炙等。事屬可已。宜盡斷之。尋常往來僧寺。卽同桑門之儕。久住亦不可改。其有讚嘆滋味誇受用者。俱係惡友。相牽入火坑。但得遠離爲幸。以此漸除。一日減于一日。五十以後。便可盡遮矣。追思往時。亦曾斷肉。無所苦難。如今又不全斷。止持一不殺戒。又何難乎。若不能然。卽同乞兒犬豕。惟知吞噬者也。偷盜不止。攘奪人財。取非其有。皆是吾輩居平淡鑑借貸。不想剏還。及居間公事。以自膏潤之類。無非偷相也。推其根。直是多欲好奢。故違篤遺。傳經買文之錢。皆爲己物。此外必當一介致辭。以借貸言。有無相通。雖人世之常。然一屬有求。已覺汗顏。至如挾貴之人。原非儕伍。止以阿堵與之作緣。

此輩迫于面情。不得已而應。心實恚恨。爲彼所賤。當其得也。隨手費盡。一旦責
負。囊中無有。困窘已極。若安心不逞。便是無行之尤。甚至累及兒孫。政取紛紜。
詰其冥報。重則卽鐵負鞍。輕則作彼眷屬。可不慎哉。吾前所貸亦多。未酬之數。
尙少。將來可完。自後寧可饑寒而死。決不可向人丐半文也。世有清吏。重于取
而輕于貸。以取損名。而貸不損名耳。然久之。捍而不還。貸者亦復何罪。全名得
利。其取更巧。尤不宜爲矣。下之蠭托公門。所得幾何。窺闕奔走。詔曲無地。吾生
平于此無幾。但竽牘不盡無也。設使聽者不同。常交一撫櫛往。人我俱利。尙當
酌之。況兩持之事。利一害一。寃及善良。大壞陰陽。鬼神不祐。折損功名。短促壽
算。有人心者。忍爲之乎。自料萬萬無此。然恐利令智昏。墮此惡道也。若親戚朋
友。淹滯可振。寃抑可達。又不得獲己名節。不爲一理。何者。苛情苦廉。吾所不爲。
求自憐于心耳。然因之得利。斷不可也。中人之家。百凡節省。婚嫁喪祭。隨分支
給。不造房屋。可居則已。數畝山圃。栽花種藥。茆屋竹閣。但能淨掃地。亮糊牖。便
翛然有致。不在華美。吾前年得貲。營谷竹子萬竿。祕室明堂。粗備乃復東移西
徙。厝意經營。違心而取之。盡費于此。今已成佳圃。寒士得此亦過矣。若復脩造

不止。架高樓。染危牆。治廣廈。以求壯麗。不惟勞心。且家中不裕。若不取非其有。胡由給乎。以後聽木匠斧鑿聲。便是劫財家具。何也。必犯偷戒故也。不特此也。吾輩朝夕與妻子爲伍。料理家事。日久月深。有竊制其命而不覺者。不若行游福地。俱吾園亭。又何必脩飾一彈丸地。以自束縛也。其他行植作功德事。與其以與爲功德。不若以不取爲功德也。佛言持戒。即是行檀。正是此意。居士法不斷正淫。然邪淫則有罪戒。比于沙門之經。沙門一破淫戒。不通懺悔。居士一破邪淫戒。亦不通懺悔。吾生平固無援琴之桃。桑中之李。然浮冶之場。倡家桃李之蹊。或未得免。據少年不得志于時。壯懷不堪牢落。故借以消遣。援樂天樊素子贍榴花之例。以自解。又以達游常離家室。情慾未斷。間一爲之。迄今漸斷。自後當全已矣。終年數夕。有樂不久。樂指而食。不如不食。傾貲爲之。偷淫兩犯。爲損大矣。若夫分桃斷袖。極難排解。自恨與沈約同癖。皆由達游。偶染此習。吳越江南。以爲配偶。恬不知恥。以今思之。真非復人理。尤當刻肉鏤肌者也。世間囉
娶。止以讎人取笑之故。終身索居。忍此難忍。況出世丈夫。前有清淨勝妙之樂。

持之則可得。後有鐵牀銅柱之苦。犯之則立至。何不猛將削刀。割此愛緣乎哉。
又況未絕姬侍。猶存情慾。有何難也。吾因少年縱酒色。致有血疾。每一發動。咽
喉壅塞。脾胃脹滿。胸中如有積石。夜不得眠。見痰中血。五內驚悸。自嘆必死。追
悔前事。恨不抽腸斬腕。及至疾愈。漸漸遺忘。縱情肆意。輒復如故。然每至春來。
防病有如防賊。設或不謹。前病復生。初起吐血。漸至潮熱咳嗽。則百藥不救。奄
奄待盡。神識一去。絳火所燒。墮大地獄。可不怖哉。夫致病不在多經。取斂或以
偶值。醉飽寒暑中之。皆可以喪身失命。一生學道而以淫死。豈不痛心。古德云。
今生不度。何生度身。節畜精神。以養幻軀。令其辦道。悟處如百鍊金。行處如火
銷冰。微細流注。蕪然不存。更不受分段之身。行游三界。作自在人。神通備足。萬
劫常存。此何等快活也。貪世間不淨受用。無端打失人身。轉頭換面。出一孔入
一孔。驢胎馬腹。如游圓觀。此又幾許苦痛也。莫以些小悟理。欲銷此不可思議
業力。大難大難。四十以後。婢妾亦不可置。皆足爲老年之累。王摩詰中年喪偶。
蕭然獨處。終日掃地焚香而坐。竊有慕焉。檢生平邪。經多屬大醉之後。以後大
肆沉湎。即是破戒之因。不得已微酣輒止。勿至上頓也。妄語爲說謠。自檢生平

不解作此。惟吾輩好勝。或欲伸其所言。故擗飾之以求勝耳。又或意在調笑。縮長增短。期于取樂。亦大病也。醉後多言。誇已所長。娓娓不休。稠人之中。惟聽己譚。鼓弄唇舌。此謂之躁。躁亦妄也。人有所不必知。知有所不必顯。級級明之。何其淺歟。兩舌銳于刀劍。毒于虺蛇。君子固所不爲。然稍涉面背。亦兩舌類也。或因人譏訕他人。因而附和。俱是惡態。切宜自覺。惡口一戒。尤爲難持。或以一言壞人生平。或意見不同。過肆譏評。乘其意興。字字刻贊。或笑語之中。描畫舉止。無不曲盡。令人難堪。吾輩腹中應無鱗甲。然舌中可自謂無劍戟耶。忍俊不禁。與到之言。其鋒正未可解也。作輕薄相。爲人所畏。人所不親。羣舌且不必論。大損德也。齎語之根。直是放逸。謂無義語也。吾輩聚首開口。即是浪諱調笑。借以銷日。亦謂世上難可莊語。不得不不出是耳。然學道之人。揀擇良友。與之揚扢。所謂借他人戰場。演自己軍馬。何得逐淫朋之隊。邪言謔語。一切隨他去也。發揮性情。聊借詩文以遣興則可。點綴絳曲。俱當置之。居人間世。不能卽作木偶人。此戒酌持如食肉戒。以漸而銷可也。意中貪戒者。但有所愛。卽謂之貪。凡貪財妙境界。貪勝妙道理。皆貪也。此就悟理。所攝一悟卽破矣。今約吾輩現行之事。

易涉于貪者。無如利與名。利根于吾輩稍易脫去。然有所計算圖雄。皆利類也。以吾一身論。所衣所食。能費幾何。家中粗有薄田。可以供給一家。决不至于饑寒。此外置之。胸中常可使坦然無一事也。離家行游。處處自有資糧。但不求贏餘耳。何至有構鑿之憂。萬一事勢窮極。寄食僧寺。伊蒲終身。翻是快活。否則雲水簞瓢。作自在人可也。我平生于利甚輕。但宿有豪奢之志。此機多年不息。命與願違。甚爲所苦。設使果如楊越公郭汾陽輩。亦所值偶然。自道眼視之。等于劍鋌齧火。況必無所福緣。而望此不可知之樂乎。良田萬頃。樓閣凌雲。粉黛擁儻。食客盈門。朝歌暮樂。謙月吟花。縱以爲快。亦必生來有此。乃可遂耳。措大撻此一往。已四十年。設使得志。居詞林。株守清貧。借貸不遑。爲有司稍或齎潤。已挂彈章。宦海風波。未必卽至三公九卿。至三公九卿。亦必以冰蘖垂聲。乃能保守。所積之祿。寧有幾何。卽至三公九卿。又有張說之橫錢。可以行樂。已皤然一六七十翁矣。色力已衰。精神已喪。聞老子行將召請。卽有歌兒舞女。亦何用也。古人云。如今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無了時。若能行樂。卽今便好快活。身上無病。心上無事。春鳥是笙歌。春花爲粉黛。聞得一刻。卽爲一刻之樂。何必情欲。

乃爲樂耶。邵堯夫瀟灑洒。便是第一等享福人。百福鄭公。不能及也。夫自爲行樂計且不可。况汲汲爲子孫計哉。顏之推曰。子孫自是天地間一蒼生耳。又古人云。一草一露。今汲汲爲子孫計。是爲草木憂露水也。吾親見邑中爲子孫計者。焦心蒿目。貽以田宅。身死未寒。已屬他人。寒門素士。無藉而起。子孫之賢不肖。不在資財明矣。至于利之上爲科第亦利也。少而學之。長而營之。此根盤據久矣。天地之間。如謂不中一制科。便不比于人。人之所以期已。與已之所以自期。未有勝此者也。吾少無超世之骨。既不能如阮宣何點輩。纔能學誦時。功利之諺。便到耳邊。流注意根。極其爛熟。今形局已定。豈能復作披髮入山事。然亦聽其自來。付之于命。聊以了事可耳。豈有饑寒迫身。借此以救貧耶。抑欲得之揚揚以誇耀鄉里小兒耶。豈欲圖千倉萬箱之積耶。抑欲借以窮聲色之好耶。此心已久居火宅之外。豈復波波戀火宅中事。是數者無一焉。而營營何也。世間窮通壽夭。皆有定數。察所以不能忘情于功名者。將曰。此一事何以遂不如人。故其氣不能伸。不知彼求之而得命也。我求之而不得。亦命也。揆以三世之理。則我或享之于多生。而齋之于一生。彼或齋之于多生。而享之于一生。皆

未可知也。計一世之事。則或先成而後敗。或早屈而晚伸。或失貴而得年。或形安而神憂。或明苦而暗樂。或暴發而忽絕。或平平而悠長。倚伏展轉。皆未可知。不宜得之便揚揚。失之便鞅鞅也。今直見才不才異能。而不才者登庸。才者沉滯。軒曰。造化者寃哉。不知造化之寃。殆有甚焉者矣。世之以高才而遭困辱。性命不保者。皆是其造惡流毒。南宋有秦檜之流。安坐而老牖下者。皆是也。不論三世而論一世。則寃不可勝言矣。區區失意于時。乃貧賤。非患難也。何寃之有。况人生一隙。譬如朝露。設使取科第。享富貴者。多可至數百年。猶謂虛幻。光景差久長耳。一轉時間。二三十年。已歸黃土。古人云。得意濃時。又進步。須防世事多反覆。以甲科一榜論。其享富貴壽考者。亦復無幾。至于或年失官。有官無年者。亦頗不少。故知人生須看結局。子瞻云。譬如國手碁子。前面得失勿論。只看後手略多幾着。便是勝局。吾親看甲第受享。有不如孝廉歲貢者。眼前榮辱。那可便定。得之者何爲。卽揚眉吐氣。失之何爲。卽垂首喪氣也。然此猶規規以得失論也。若心上之苦樂。又不以事之得失。人情多忘見在。好緣未來。未來之境。愈上而愈有。雖至卿貳。而未來之境自在。亦不能已于扳據。皆視其現在所居。

者。如嚼蠟而不能居也。視未來者。若餓渴之于飲食而不能捨也。各隨其相鄰之位。而企得之。而相等之人忽超而上焉。則有餘不足之形。皆足以焚其心。而屑其目。自士庶人以及朝貴。一也。盈天地間。止不足。更無有餘也。若使高官厚祿。可以解人之憂。則今九轍三槐。宜皆猶洒快活。而眉之不展。心之多事。憂讒畏譏。彌縫顧慮者。日以益甚。又况乎以卑莖高淹。而望遷毀譽是非。相傾相轧。紛沓在前。奔走在後。風塵牛馬。疲骨驚心者哉。士大夫聰明大者。算記大。算記大者。心中勞苦亦大。鎮日營營。如欠人千萬貫錢鈔。不得償。如肩荷千萬斤重擔。不得休。得之也謬意。世眼之過爲驚訝。失之也謬意。世眼之過爲笑辱。所以求得防失。比常情不同。旣圖其身。又愛子孫。反不如三家村裏癡人。三餐一宿。以外。不曉圖度者。翻爲享福人。及至無常殺鬼。一時卒至落湯螃蟹。投火飛蛾。手忙腳亂。其苦不可言也。其所處愈尊。則戀人世也愈甚。其念人世也愈甚。則其拋四大也愈難。一權相死時。忽展轉以面向壁。作乾笑曰。一場扯澹。又有一貴人。年九十而病死者。謂此翁九十而死。決定安心得之。則曰。我并不覺我之八十九歲在何處。止與年一二三十天死者等是一樣苦楚。故知但屬於死。決未

有自念身已貴年已高而自安者。予瞻見一故人垂死云。死生陰陽之爭。其苦有甚于刀鋸水索者。余知其不可探嘿。爲祈死而已。予每讀此。未嘗不毛豎也。哀哉。世人如鷄鳴耳。豈復知警刀卽在轉盼間乎。受用過者。作業亦大。勉彊爲善。不失人身。良賤鶻不可定。其爲惡者。三塗苦果。合眼卽是。世人舉足動步。無非是業。五鍾十惡。人所共有。銅柱鐵牀。是其家常飯。人命無常。或獄中未決之囚。尙遲數月。而我此事已先到者。在獄囚終日求免。而我方恬然。皆由不知故也。念此則垂涎貴顯之念。亦當少息矣。學道人視轉輪聖王有若蟲蠅。卽耳目聞見古今之高人逸士。捐萬鍾而不顧。視千乘其若遺。或山居谷飲。徵書累至。而不出。王侯求一見而不能者。此亦人耳。豈有三頭六臂。與吾輩不同。只是筋骨硬。眼界大。榮辱內外之辨明。不肯以心爲形役。豈似吾輩軟弱。駑馬鬱菽豆。飢蠅念敗驅脊耶。又輒自謂大悟者。無垢無淨。隨處不礙。不知無垢無淨者。正謂取捨情盡。不爲一法之眩惑。不受一物之轉換。能出世者。故能入世。畢竟如蓮花不着水。本人見花鳥耳。豈是患得患失。同于鄙夫。一切聲色遇之。卽黏如磁石吸鐵相似。而猶高稱悟道達人者耶。追思我自嬰世網以來。止除睡着。不

作夢時。或忘却功名了也。求勝求伸。以必得爲主。作文字時。深思苦索。常至曙血。每至科場將近。局戶下帷。拚棄身命。及入場一次。勞辱萬狀。如劇驛馬了無停時。歲歲相逐。樂虛苦實。屈指算之。自戊子以至庚戌。凡九科矣。自十九入場。今年亦四十一歲矣。以作文過苦。兼之借酒色以自排遣。已得痼疾。逢時便發。頭髮已半白。鬢已漸白。齒亦有幾莖白者。老醜漸出。衰相已見。其所得果何如也。設使以此精神求道。則道眼已明。以此精神學仙。則內丹已就。以此精神著書。則垂世不朽之業已成。而所苦丘山所得。尙未毫釐。今猶然未知稅駕。嗟乎。人生大限之期。大約以六十歲爲率。四十年內奔波勞役。已極人世之苦。餘二十年。略得閒靜。少享無限自在之樂也。不空至闍浮提一次。縱令四十以後求而得之。所享亦復幾何。况生死無常。又有未必到六十者。又况求之而不得。益增其苦也。今縱不能入山。且以一科爲准。如得之則出處任意。如不得則向山水佳處。詠茆而隱焉。伊蒲水田。可以送日。或故鄉。或遠方。但有良朋勝友。可與論學者。便可久居。不然游倦則坐。坐倦則游。此一科內文字。亦不多作。一科既完。如不得。又不能隱。卽以仕爲隱。姑借山資。以娛餘年。浮沉薄宦。如柳下惠之

小官。邴曼容之百石。王無功之樂丞。亦無不可。吾此生行藏定矣。復何所事說。
貪至于進取一塗。不覺冗長者以此。是我輩倫肌治體之處。其他貪後世名。貪
有漏身。并以理照之。不容有也。嗔念吾極重。真是胎性帶得。氣甚不平。雖轉盼
卽忘。然一時暴起。焚和已甚。盤結諸根。隨觸卽發。姑不論大利大害。或意有所
是。人與相違。或議論蜂起。爲人所抑。或與人言。其人癡愚。不領已意。或問者窮
詰不中理解。或見人以強凌弱。心大不平。或于眷屬見其不馴。過爲忿疾。或于
奴僕。偶有所失。遂致暴怒。種種皆是。嗔性流行之處。予自伺察。最是一毫不相
于事。將心受其逼惱。昔有夫婦。指罵作羹。商量不一。遂致反目。又有二人。聽塘
上小說。聞揚蕩軍被陷。遂成重悵。發病而死。以吾人所計校觀之。有異于此者
乎。河豚魚行遊。爲橋柱所撞。卽嗔其柱。發腦腹脹。仰浮水面。烏過之。啄其腹。出
其腸。吾輩之嗔。亦河豚類也。惟嗔能令人不樂之甚。心搖搖而若滅。口舌強而
不能吐。焦火燶冰。自苦自縛。地獄刑具。皆是嗔惱所成。業嗔最大。一嗔能引三
萬八千諸煩惱門。能焚毀無邊功德行。嗔之人。心中畢竟不仁。若是仁者。愛一
切人。和氣藹然。何至于嗔。行嗔之人。是爲傭人。又與人言。人有不是。我乃行嗔。

則是斯人未嘗不是。我之行嗔不是之尤。又與人論學。見其異已。輒自動嗔。不須更論是非。以行嗔者。我相纏然。根本已壞。一切知見道理。總是虛花。長養無明身。非人天導師。又不行持行喝。何得求勝。自取煩惱。其人失路。亦非勝氣所能轉移。若能自信。豈以人之不信而動。又何必求信于人。莫云悟道之人。嗔亦無妨。往年見學道者。自以爲悟。至煩惱無明。發起如霹靂。震如虎狼吼。其中本嗔。又添一嗔。即是道之見。所以益無忌憚。悟後之人。正好脩行。在祖師亦妨失念。圓悟語大慧曰。亦妨自己。三業忽起。吾輩無明。徹入骨髓。雖不同弄泥團者。勉強禁制。然悟力旣無。愈久愈明。稍有走作。一眼即破。文殊云。信力未充。是也。豈有傲然行嗔。同世俗哉。則是違摩直指一路。乃予人以一放心行惡之具也。自後專妨此失。養得冲和和。渾是嬰兒。方爲道人本色行徑也。癡者諸惡之根。一切皆由無明慧者。諸善法之根。諸善法之根現。則諸惡之根自破。若悟得一切處本。可不得而觸境遇緣。依然行有。則是意見依通。正是癡也。吾往年亦曾悟得佛法。決定離言說相。離心緣相。不消動轉絲毫。亦無一毛頭道理可得。止是一切放下。當放下時。亦不作放下之解。以爲極則矣。然八風五欲。正爾纏